

47.6385
H L

389523



[美] 奥普尔·惠勒 著

弦乐大师帕格尼尼

389523

47.6385
H L

弦乐大师帕格尼尼

[美] 奥普尔·惠勒 著

唐克蛮 徐春裕 译



北京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儿童文学传记。作者以简单生动的语言记述了世界著名弦乐大师帕格尼尼的一生，内容富于趣味性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通过这本书，我国的少年儿童读者不仅可以对这位音乐家的生平事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可以从他的成长过程中获得教益。

弦乐大师帕格尼尼

〔美〕奥普尔·惠勒著

唐克蚕 徐春裕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625印张 74,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600

书号：10071·527 定价：0.35元

第一章

海风把灰蒙蒙的雾气吹成了一个天幕，高悬在地中海湛蓝的海面上，然后又把它驱散开来，使后面那个繁忙的热那亚港显露了出来。

到处都是鱼贩子，他们为了当天的买卖正忙着装满自己的鱼篓。水手们闹闹嚷嚷地又叫又笑，挥舞着强壮的手臂，给沿岸的小船装货。市场的铃声叮当作响，播向四面八方，又是一个生意兴旺的早市。

喧闹的人群中，五岁的尼科洛·帕格尼尼钻来钻去，寻找他的好朋友。他瘦弱的脸上透出焦急的神情。

“罗曼诺！你在哪儿呵，罗曼诺？”他叫喊着朝码头跑去，棕褐色的脚趾在湿漉漉的鹅卵石上溜来滑去。

他曲曲弯弯穿过海边忙碌着的人群，当找到了那个老渔夫时，他乌黑的眼睛发亮了。那老渔夫站在舱底，刚捕上来的鱼银光闪闪，在他的脚下堆得高高的。

“多好的鱼呵！”那渔夫向着来买鱼的人群吆喝着，“难得的时鲜好货呵！”

“多好的鱼呵！”尼科洛清脆的嗓音也应声吆喝起来，“五条才卖一个铜子儿啦！”



鱼贩子们看到这脸色苍白的小家伙在帮着叫卖，发出一阵喧笑。

不多一会儿，鱼卖完了。尼科洛心满意足地坐在他的好朋友身边，他的短腿在船坞边快活地摆动着。

“嘿，小家伙！”这个在海上久经风雨的汉子满意地皱起了高高的鼻子，“今天早晨你来得挺早呵。”

尼科洛蹙起眉头，把小脸蛋儿皱成了一团。

“是铃，罗曼诺，那铃声把我吵醒了。但愿它们能唱得好听点儿！”他叹了口气。

尼科洛仰起乱蓬蓬的头，听着那些乱七八糟的铃声响遍集市广场，多刺耳呵！他徐徐依偎到他的朋友身边，把脸埋进那旧羊毛茄克衫里，那强健的胳膊搂着他，真舒服呵。

蓦地，他想起了什么，一下子挺起身来。

“罗曼诺，我长到你这么大时，要做几个新的铃，一个个银光闪闪。”他容光焕发，压低了嗓音诉说着他的想法：“夜里，我摸黑爬上楼梯，把它们挂上高塔。到了早晨，那美妙的铃声就会响遍整个热那亚，人们会从家里跑出来：‘瞧！这是尼科洛·帕格尼尼造的！’”

罗曼诺笑呵呵地拍拍他的短腿，他的短腿随着身后鱼贩子们的叫卖声摆来摆去。

“鱼呵鱼……鲜嫩的鱼……炉子上烤，罐子里炖……这份给妈妈，那份给爸爸……鲜嫩的鱼呵……！”

一会儿，尼科洛悄悄转到那穿得破破烂烂的老渔夫身后，有腔有调地哼起他的迷人的曲子来。然后，他笑着朝罗曼诺挥了挥手。“再见，再见，我明天再来！”他边喊边穿过



潮湿的鹅卵石路，向着不过两条街远的家跑去。

转过街角，他敏锐的耳朵听到了唱歌的声音。音乐！他飞快地摆动两条小短腿。世界上再没有比音乐更讨他欢喜的了。

“夫——尼——可——利，夫——尼——可——拉！”欢乐的歌声跳荡着迎面而来。门口，他的父亲坐在那儿，抱着一把旧曼陀林，提高了嗓门在自弹自唱。邻居们聚拢在一块儿，随着这节奏明快的音乐，又是摇摆，又是拍手。

尼科洛在这嘈杂的欢笑声中，寻觅他的母亲。

“呵，我的小流浪汉，”她娴静地迎接她的儿子，用劳动得通红的手指梳理他乱蓬蓬的头发。“忘了吧？今天放假！”

她看了看儿子瘦弱的小脸儿，叹了口气。

“我的尼科总是这么苍白，”她对一位邻家女人说道，“他在比兔子大不了多少时得了一场麻疹。一天早晨，这小生命



好象已经离开人世。我以为完了，就把他放在床上，伤心落泪。”

尼科洛总也听不厌他自己的这段往事。他依偎在妈妈的粗布裙边，听着这些往事，眼睛也象那个邻家女人似地睁得大大的。

“是呵，”他妈妈特丽萨温柔地继续说，“这小东西躺在那儿，那么苍白、安静，只有为他祷告的份儿了。就在这时，他微微一动，小小的嘴唇张开来，细声细气地哭出声啦。这样，我们就又为这个多余的孩子从头至尾念了一遍祷告词。”

“唏嘘！唏嘘！奇迹！”邻家女人低声说。

“真是奇迹，”特丽萨重复着，拍了拍孩子乌黑的头发，还念了一段祷告词。她摸索着裙兜，朝她的小男孩伛下身去。

“瞧，尼科，”她轻轻说道，“妈给你留了点儿吃的，快到

墙角那儿去悄悄吃了吧。”

一块饼！他旋即飞快地迈开短腿，在腥臭的夹街里的大鱼桶之间，找了个隐秘的地方。真好吃极了。但他一边一口一口地享受那一小块甜美的食物，一边在热切地倾听着乐曲的每一个音符。

他舐掉最后一点饼屑，蹦蹦跳跳地回到人群中，恰好那活泼的歌声也停息了。他发出一声呻吟，两只小手轻轻拍了拍耳朵。

“小家伙，这音乐使你不高兴了吗？”他父亲叫道，掏出



一块红色的大手帕擦了一下脸。所有的眼睛都盯着尼科洛，他慢慢地回答说：“是的，爸爸，它不好听，很不好听。”

他爸爸安东尼奥·帕格尼尼默默无言，然后高兴地笑了起来。

“哈！这儿出了一个小莫扎特！”他叫道。

莫扎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从小就以他的音乐为他的家庭带来了许多声望和幸运。一缕微笑使得安东尼奥的圆脸容光焕发。

“好小子！”他郑重地宣布，“你从今天开始学音乐。”

“音乐！音乐！”尼科洛尖叫着，脚下飞快地旋起快活的舞步。“今天是音乐的日子！”

那天晚上，吃过一点汤泡面包的简单饭食，这个小学生就坐到长凳上他父亲的身旁。在冒着烟的油灯下，他短小的



手指头按在曼陀林的弦上，弹出简单的和声。他的哥哥鲁卡坐在他的旁边。每弹错了一个音符，这厨房里便会响起一阵尖叫。

“不要难听的音符是吧，孩子？”安东尼奥笑道。他惊异地看到，这孩子右手忙着拨弦，细嫩的左手指则在弦上迅速地滑上滑下，校正调子。他的耳朵多灵敏呵！

此后，每天清早，安东尼奥在开始打扫街道、给船装载橄榄之前，就尽他所知给儿子讲授音乐。

不久，一把小小的提琴进入了这个贫寒的家庭。尼科洛高兴得叫了起来。他把琴搁上肩头，在弦上运起弓来，那美妙的乐声就慢慢地传进屋里。

“妙呵！”安东尼奥喊道，“又一个莫扎特要出世了！”

在一段短时间中，尼科洛拉一些简单的片段以及他自己作的曲子。他确实学得很好，所以他六岁那年的一天早晨，他的父亲郑重其事地宣布说：“孩子他妈，这孩子蛮可以了，给他穿起红外套，让他到镇上的商行店铺门口去拉拉琴，钱可以到手了，嗯，特丽萨？”

任劳任怨的帕格尼尼妈妈动手干起来了，她把丈夫的那件大外套改小了点儿，披到那瘦小的肩膀上，慈祥的黑眼睛里露出愁意。

“不能再等等么，东尼？”她忧虑地问道，“这孩子挣钱糊口还太小呵。”

“还小？得了吧，特丽萨。干点儿活对他没坏处。好吧，孩子该走了。鲁卡，你收钱可得勤快点。”

这是他第一次闯江湖。尼科洛站在集市广场上，身穿漂



亮的红外套，钮扣直扣到下颏。琴弓在他小小的提琴弦上敏捷地跳跃，人群很快聚拢了过来。

“这么一个小不点儿，他拉得多好呵！可他看起来真饿得够呛。妙！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四周响起一片喝彩声。

小哥儿俩来到小酒店。可是尼科洛闻到了喷香的烤肉味儿，愈加饥饿，简直拉不动琴了。

“我们进去花几个铜子儿好吗，鲁卡？”他低声说，“而后，你将看到我会拉得更好，我们会挣到更多铜子儿的。”

这样，两个孩子就在小酒店里坐下来，要了一碟他们从来没有尝过的蒸香肠吃了起来。

“小伙子，”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的美餐，“吃完了再为我

拉一次琴。”

那高个儿陌生人说着就走开了，酒保脚不沾地地来到小弟兄俩的桌子边：“孩子，还要拉得好一点儿，否则乐队指挥会听出来的。”

乐队指挥！尼科洛抹掉嘴唇上的肉汁，眼睛瞪得圆溜溜的：“他也拉琴吗？”

“拉得再好没有了，本地到处都知道他的名字。”

尼科洛喜上心头，离开坐位去调弄他的小乐器。只要每天都有香肠吃，他能为全世界拉琴，决不会觉得疲劳。

美妙的乐曲开始回旋，大声的谈笑静寂下来。纯粹而完美的音调融化在一起，组成最美好的声音。随着一声叹惜，一曲终了，那高个儿又来到他身边。

“明天下午同你父亲到剧场来，”他说得很快，“要准时，三点钟，我可很忙。”

他走了。酒保手中晃着亮闪闪的钱币，咯咯笑道：“这是他替你们付的饭钱。今天开张大吉，嗯？”

那天晚上，帕格尼尼全家兴奋极了。

“我们要交好运啦，特丽萨！”安东尼奥说道，“想想吧，我们的尼科为一位乐队指挥拉琴，拉得就象莫扎特。”

第二天下午，尼科洛挟着他的绿色法兰绒琴袋同他的父亲站在赛维托先生面前。

这位乐队指挥捻着漂亮的胡须很快地说：“这孩子音乐天赋不错，先生，如果您愿意，我乐意教他拉琴。”

安东尼奥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随即又愁上眉梢。

“我……我是个穷人，先生，这上课……”

“不用耽心，”指挥很快地说，“总有一天，这孩子在这儿会有用的。”他朝乐池那儿挥了一下手，乐师们正在那里排练。

“不过记住，别再上街卖艺了，”指挥严肃地说。

这倒是个打击，不能再去挣钱贴补家用！安东尼奥点点头，转身去了。而尼科洛却被乐曲吸引住了。他不知不觉地越来越接近乐师们，几乎在乐池中与他们混在了一起。

指挥笑了：“让他呆着吧，他不会碍事的。”

尼科洛坐在前排座上，呼吸急促。管弦乐队奏着如此美妙的音乐，使他一会儿想笑，一会儿又想哭、想叫。

最后，排练结束了。指挥发现这个小听众蜷缩在椅角



上，苍白的小脸蛋上满是泪痕。

“尼科洛，明天来吧，”他把手放在孩子瘦削的肩膀上和蔼地说道，“你同我在一块儿会过得挺好的，是吗？”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没用人叫，尼科洛就从自己的草铺上爬起来了。这可是上课的日子呵！他悄悄地钻进冷冰冰的厨房，费劲地压着唧筒，在冰冷的水流下冲洗脑袋，他得干干净净地到指挥那里去上第一课。他披上红外套，想找点儿东西吃，可是连块面包皮也找不到，只好饿着肚子下楼跑到街上，手里紧紧抓着提琴，他可不能让指挥等他。

可这是怎么回事呵？剧院的门还紧闭着呢。他坐在冰凉的台阶上等候，看见路边一个人在给饥饿的马喂料。他立即来



到这瘦弱的人和马旁边，朝着那马料袋摊开双手。

“想吃点儿早餐吗？”那人轻轻笑着，将谷粒徐徐倾入那小手掌中。“对马有好处的东西想必对饿急了的小孩儿也不坏。孩子，你该待在家里睡觉，天还没亮呢！”

尼科洛回到台阶上，把膝盖缩进外套里取暖，小牙齿咬嚼着绷硬的谷粒。

这时，淡淡的晨曦渐渐延伸到剧院这儿，在他身旁形成一个光圈。一丝睡意袭来，他慢慢停止了咀嚼，头靠在石墙上很快睡着了。

突然，一声猛烈的撞门声把他惊醒过来。

“哎呀，这不是那个小孩儿提琴手吗！”看门老人叫道，“进来吧孩子，快进来避避潮气。”

看到他手里的谷粒，看门老人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两个干巴巴的黄面包来给了尼科洛一个，同他一起坐在昏暗的剧院里。

“我刚才还在同我的老婆子说，最好带点儿早点，免得半当中饿瘪了肚子，”他说。

他们刚吃完这一丁点儿早餐，大厅走廊上就响起了脚步声。尼科洛跳了起来，心在胸中怦怦乱跳，指挥就要给他上第一课了。

“哎呀！孩子，你来早了！”赛维托先生望着这个如饥似渴的小孩儿叫道，“把漂亮的红外套脱下来吧，我们开始上课。”

尼科洛调弦那么快，每根弦都调得十分和谐而准确，指挥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行了！我们从头开始。预备，运弓，慢点，慢点。提琴抬高，弓挺直。再来一遍！”

上完课，指挥舒了口气。这孩子学得真快！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学生。

“孩子，你内心富有音乐，我们一定要好好引导。过两天再来吧，不过，等我吃过早饭以后再来。”

尼科洛瘦小的脸庞上笑逐颜开。

“嗯，是的，先生！”他低声说，“只过两天，我就能再来了。”他蹦蹦跳跳出了剧院，来到黑猫道口，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到了楼上，迫不及待地报告这好消息。

“这么说，课上得挺好。”安东尼奥刚吃过午饭喜滋滋地说，“不过，一定要一次比一次好，越来越好！尼科，听见没有？现在，去练你的琴吧。”

尼科洛独自待在小房间里，只听得钥匙在身后的锁孔里转动了一下。他实际上成了一名“囚犯”，每天都得苦练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出门。

他一遍又一遍地操练，短小的手臂痠疼得直想搁下提琴。楼下，孩子们在街上忙着做游戏的欢笑声不时钻进他的耳朵，而他则竭尽全力把琴拉得越来越快，以赶走这恼人的声音。

漫长的六个钟头过去了，他也饿了，倒在地板上的草铺上，累得哼不出声来。夜幕降临了，黑暗中，一支摇曳的烛光朝他慢慢地移来。

“尼科，小尼科！”他的妈妈俯下身来，拍拍孩子的手臂说，“够了，小乖乖，瞧，我给你带什么来了！”